

论《村庄秘史》的民间历史叙事

李仲凡

(陕西理工学院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摘 要:王青伟《村庄秘史》借对中国南方乡村历史的叙述,寄寓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思考,小说在表现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其民间化的叙述视角和对民间文化、民间道德的展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种民间因素的包裹,使得小说的意图变得含蓄、深刻,也使得小说的故事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

关键词:《村庄秘史》;民间叙事;乡村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1)04-0019-05

On Folk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s

LI Zhongfan

(School of Literatures and Arts, Sh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anzhong, Shanxi,723000,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southward rural history, Wang Qingwei gives unique thinking on Chinese history especially the modern history in his works of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 In th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history, the narrativ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ts angle and folk culture, folk moral. Various folk factors make the intention of the novel and become implicative, profound, and lively as well.

Key words: The Mysterious History of Villages; folk narrative; rural culture

湖南作家王青伟的《村庄秘史》通过对两个中国南方乡村——老湾和红湾历史的叙述,寄寓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独特思考。在近年来描写中国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达到了少有的思想深度。它涉及到中国乡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小说在表现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的过程中,其民间化的叙述视角和对民间文化、民间道德的展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种民间因素的包裹,使得小说的意图变得更加含蓄、深刻,也使得小说的故事获得了更为鲜活的生命力。

一 民间叙事视角下的历史

《乡村秘史》在叙述历史的时候,刻意保持与官

方的、宏大的历史叙事之间的距离,注重从民间的、底层的视角出发,从个人的记忆、心灵深处去寻找当时的历史信息,凸显个体生命体验在历史叙述中的独特价值。因为“消解了旧教科书中的历史,而获得了温馨、实在、动人的民间品格”。^[1]

章大和章小两兄弟在小说中互为对照,代表了人性的两个方向,有时还被作为对立面来表现。章大和章小先后考上黄埔军校,参加了革命。在一次战斗中,章大死里逃生,找不到章小,担心章小被打死。此时,章大非常后悔、自责,小说写道:“他觉得自己真不该参加这个鬼革命,好不容易积蓄几年的豪气被这暴雨如注的黑夜吞噬掉了。”对于革命者,常见的历史教科书多是大加颂扬,歌颂他们为革命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但是在这部

作品中,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复杂的革命者。章大怀着对新世界的好奇和复仇的决心来到黄埔军校,他的计划是兄弟俩都做了军人,就可以不用铁叉去杀仇人杨彪了。一旦遭遇到战场上死亡的现实威胁和兄弟的生离死别时,章大就开始退缩,变得软弱起来。这是一个生性懦弱的而又不幸承载了替父报仇使命的男人对于自己所从事革命的独特体验。

不同于章大的怯懦和虚弱,章小从小就充满杀气,敢打敢拼。章小并没有因为战场上的惨痛遭遇而退缩,最终成为北京城里的高级将领。个人的命运差异,似乎并不单是由信仰的不同造成的。在章大和章小兄弟这里,使他们一个成为英雄,一个成为庸人的,主要是性格。

章大后来改名章抱槐,参加了“淞沪会战”。在战场上,他勇敢无比。对于章抱槐而言,战争能使人产生神奇的变化,既能够让懦夫变成勇士,又能让勇士变成懦夫,个人的成败,似乎只在一念之差。这里小说向我们展现了性格之外的某种神秘力量,各人的前程,似乎与性格完全无关,而只是某种神秘磁场吸引的结果,里面有太多的偶然因素。正如评论家段平山所言:“有关村庄的‘历史’的产生并不总是具有必然性,相反,村庄‘历史’的发展总是随意的,盲目的,散漫的,无意义指向的。”^[2]

章小建国后做了高级将领,改名江河水,衣锦还乡,见面时却被她的母亲连打带骂,指责他不孝。这打骂,当然可以看成是母爱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但章小母亲的责骂也折射了民间对于革命的生命体验和民间的价值判断,那就是:革命,并不全如历史教科书所叙述的那样,只有崇高,只有伟大。相反,革命的光荣需要革命者的家人付出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有时是很残酷无情的,与乡村的伦理之间也是有反差的。读者可以看到小说展示出来宏大的历史叙事与个体的生命体验之间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往往更能把读者带进历史的真实。

章大章小兄弟,有一种比较的意味。章大先认识斯美,结果斯美却嫁给了章小;章小报考黄埔,还是在章大的动员下去的,后来章大被当成了叛徒,章小竟成了英雄。土匪头子杨彪和章义都做过战俘,可是只有章义因为这段经历终身蒙羞,并且不停地被审问,而杨彪则因为当了大官而从来无人过

问他的战俘经历。章义所不明白的是,当年和他一起战斗的伙伴,为什么有的人成了英雄受人凭吊,有的人却要钉在十字架上蒙羞受辱。历史有太多的偶然因素,充满了不确定性,并不像某些人所叙述的那样,似乎一切都是必然。

麻姑和章义的故事也显示民间伦理和民间情感对于历史的独特解读。麻姑有一次和章一回讨论杀人问题的时候,章一回说他和章小的杀人都是经过授权的,杀人者各自的情况都不同。麻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能够杀几千人的人都是英雄,连老婆都不敢杀的人懦夫。这里包含民间对于杀人的一种非常朴素的质疑,无论以什么名义、理由杀人都是不可理解的。

章义临死之前才通过一份证明材料弄清楚了自己的姓名、籍贯和民族等基本情况。他为了这一份证明忍辱负重、不遗余力。这一段情节与法国荒诞派戏剧家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中夫妻不相识的情景何其相似!社会对人的异化,以至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完全丧失了自我,身份的确证需要求助于外人。非常历史时期的荒谬在这里显露无疑。小说里有如下一段话:“有时你花了许多精力和时间去证明自己,往往被别人的一个指控不费吹灰之力推翻,就像你好不容易踢进去一个球,突然被吹黑哨的宣判无效一样,而且你还无法申诉。他们会说,重新制定了一个新的规则,可你永远学不会那些变化无穷的新规则。”个人的反抗和努力,在非理性社会的无赖规则面前,只能是徒劳的,注定是失败的。这段话对个人在社会面前的渺小和无助所做的总结深刻而生动。

章义失去身份,不再被老湾人认同,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解读。那就是,作为乡村的一份子,一旦出走,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回归。老湾和红湾出走的人,有的永远不能回来,例如地主陈秉德;有的命丧他乡,例如老湾纪念碑上所刻的人;有的回来后却不被接纳,例如章抱槐、章义。章抱槐和章义,虽然身体回到了故土,但在精神上他们却被永远地流放了。现代乡村人,一旦离开家乡,他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回来。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或许正是上天对人类向往“他乡”的惩罚或者为此必付的代价吧。

二 乡村历史中的民间因素

民间文化为这部小说增添了厚重的精神内涵,也显示它的民间色彩、泥土气息。民间因素在这部小说中成为小说故事要素之外的重要组成。这一点和上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力图通过对民族现在生存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还原’,展示民族意识、心态的原状和过程”很相似。^[3]章水、章天为了一棵树一块钱的工钱,要砍伐樟树而不想遭惩罚,就把斗笠翻过来戴在头上,反穿蓑衣,以便把罪孽转嫁给别人。这里既有老湾人对樟树敬畏的民间信仰,又有自作聪明的投机取巧,从中可以看到老湾人对神灵迷信而不坚信的功利主义态度。

“被枪杀的章铁才”一章中写到这么一个情节:章大章小兄弟为救父亲去寻找章玉官,恰好目睹章玉官在演刘氏不肯过油滑山,逃跑后被解鬼追逼的一段。“油滑山”恐怖的一幕给章大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情景后来在小说中又有数次重复。第一次是章大得了梦游症之后,神志不清,幻觉被油滑山上的解鬼用铁叉追杀。第二次是章大经历了目睹血腥笞刑的惊吓之后,在迷蒙之中觉得自己变成了章玉官装扮的那个刘氏,不肯过油滑山时被章小变成的解鬼提着铁叉追赶到无路可逃。

刘氏之所以被解鬼逼着过油滑山,就是因为她在阳间作恶太多,这是她死后应受的惩罚。那么章大为什么会屡次因幻觉而在精神上遭受刘氏一样的惨苦呢?因为他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完成为父报仇的历史重任的,这成了他精神上的包袱,所以每当他面临着死亡威胁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将注定成为一个罪孽深重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一定会受到爬不过油滑山的严厉惩罚。

章大成为百戏之王的这一段情节写得特别精彩。章大在遭受了监狱的身心折磨之后,理想破灭,精神崩溃,但是他在舞台上找回了自信。章大扮演的角色,从帝王、虞姬、丑角、媒婆、小鬼、傻子、书生到怨妇、牛魔王等等,都能够做到出神入化、惟妙惟肖。章大之所以很容易地就进入他所饰演的这些角色,因为他从饰演的角色那里获得了完全的身心解脱和空前的自由自在。可以说,在人生的舞台上,他所扮演的章大或章抱槐是彻头彻尾地失败了。但他可以用扮演别人的办法欺骗自己,躲进别

人的躯壳和灵魂里,逃避个人的责任、失败和屈辱。所以章玉官把章大拉回常态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他回到自身,让他想起他是谁。

在中国农村,相邻村庄互相歧视或敌视的例子不少。《乡村秘史》通过老湾与红湾的恩恩怨怨,展示了“邻村斗法”这一现象背后的民间心理和社会根源。老湾与红湾的敌视和仇恨似乎与生俱来,两个隔河而居的邻村多年来斗法不断。

老湾的贫穷和红湾的富足,让老湾人心理失去了平衡。总是想设法获得某种对于红湾人的现实的或精神上的胜利。在与日本人的战斗中,章抱槐出主意烧掉红湾陈家祠堂。章顺与陈秉德老婆私通之后,因为是老湾人睡了红湾人的老婆,他得到复仇一般的快意。章顺与大太太畸形的爱情中,个人的性爱与对于红湾仇恨一直是相生相伴的,是一个爱与恨结合的怪胎。章顺从大太太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性的快乐,更是老湾人征服红湾人之后的精神胜利的快感。整个老湾人都对章顺与大太太的偷情感到快意,也是基于同样的逻辑。红湾的鸡婆不生蛋,稻田不长庄稼的消息,都会令公社干部和老湾人兴高采烈。

老湾对红湾的压制、打击,使得红湾人在两性方面极度压抑,以至于陈生兄妹做出乱伦的事来。被红湾人发现后,陈生在极度羞愧之中,提刀冲向老湾乱砍,临死之前,还表示要把老湾人全部杀死。红湾大地主陈抱华当年被当成罪大恶极的恶霸在台上乱拳打死。可是陈抱华在长工外哑巴的眼里却是一个好人,他的罪状与他的为人反差太大。老湾人不过是借陈抱华向红湾人报复而已。

小说还通过对不同人物命运的展示,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对于主宰命运的神秘力量的敬畏。老湾村的祖上就以盛产戏子出名。章大是演戏的天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老湾戏子血脉的真正继承者,但是他又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在爱情上,章大章小兄弟二人不约而同地爱上了同一女人——斯美。斯美最终却选择了章小。在事业上,兄弟俩几乎同时参加革命,但后来的结局却有天壤之别。章大这个老湾的才子,是“百戏之王”、县长、优秀的中学历史教员,等等,这些身份其实都与老湾人的宿命有所不同。他是老湾的一个另类。章大在战场上救章小,慌乱之中却救错了人,最后

在一番搏斗之后杀死了对方。后来他果真让弟弟死于自己的诬告,冥冥之中似乎注定兄长要杀死弟弟。

老湾人先是崇拜常贵爹,他是善良、智慧的象征。但是因为历史的阴差阳错,常贵爹的地位逐渐被章一回代替。章一回成为“上面”之后,老湾人在恐慌之余,却为此感到骄傲。章一回做了老湾最高法庭的庭长,权力大得通天,可以随意处死别人。老湾人开始对章一回崇拜不已,觉得老湾终于出了一个大人物。这一点与老湾人为他们是姬发的后代而自豪,既怀念祖上的辉煌历史,又对失去的一切惋惜不尽的心理非常相近。

老湾人对于“上面”的迷信和盲从,可以说是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的真实写照,很有代表性。按照费孝通的研究,中国乡村的权力结构中,“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是说爸爸式的”。^[4]对权力偶像“爸爸式”的崇拜,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安土重迁变化缓慢有关。章一回之所以能够成为老湾历史的最高主宰,既有他个人的帝王思想、权利欲望在作祟,也与老湾人的心理需求有关。小说在批判章一回为权利所异化的同时,更注重对产生这种权力崇拜怪胎的文化环境的审视和反思。

三 乡村文化中的道德力量

小说里有三位来自老湾以外的女人,第一位是麻姑,第二位是田香,第三位是蒲月。这三位女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良。麻姑虽然自称是木匠章顺的老婆,可是她的来历在老湾人看来却是不清楚的。她声称她的祖籍是一个叫千家峒的地方,但她却从来没有去过。

麻姑家族世代寻找的故乡千家峒,是一个世外桃源一般的地方,那里物产丰饶,人民善良。千家峒的人从来不与别人争斗,既爱朋友,也爱敌人。千家峒的人觉得杀人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麻姑家族多少世代都没有能够找到千家峒。麻姑用不停书写神秘女书的办法,试图保持故土千家峒的一些记忆。麻姑书写的女书,具有某种神奇的魔力,它们是“善”的力量的象征,能够引导人类回到善良的本性。但是老湾没有人读得懂女书。麻姑

又不能给她的关于千家峒的女书注上汉字,因为据信一旦注上汉字,就会双目失明。这表明,老熟的乡村文明社会,是无法也不可能理解麻姑所代表对于善良追求的努力,正如老湾人读不懂麻姑的女书一样。这也是为什么麻姑发现女书被儿子烧掉之后会发疯的原因,因为她的精神支柱被毁灭了、崩塌了。千家峒可以看成是一个隐喻,它是人类精神的理想故乡。

麻姑自从跟了章顺之后,就全身心地和他在一起。章顺对麻姑却不放心,给她的身体上了一把锁。麻姑其实在章顺给上身体上锁之前,已经从精神上给自己上一道锁。比如,麻姑一心想生一个女儿,即使章顺明确指示她可以和别的男人生,她仍然坚持只能和章顺生孩子。一旦和章顺有了夫妻关系,她就从内心拒绝其他的男人。她固执的坚守着对于丈夫的忠贞。麻姑身上的锁,与她偷情的阿贵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打开。最后还是由回心转意的章顺打开了。这也可以看出麻姑的贞洁观:只有真爱她的人,才有可能打开她身上的锁。但是当麻姑知道阿贵为治病起意杀人时,宁愿牺牲她非常珍视的贞节以至于生命来挽救阿贵。麻姑和阿贵在一起时,小说并没有把她写成一个淫荡的女人,而是着重在写她为拯救另一个灵魂时所表现出来的牺牲精神。

当章顺向麻姑表示要接回红湾的老情妇大太太同住时,麻姑非常宽厚地表示同意。麻姑给别人的解释是既然章顺声称红湾大太太是他的母亲,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接回自己的母亲。麻姑虽然很清楚章顺和大太太的真实关系,但她仍然维护和支持章顺的决定,老湾人也都觉得不便再反对这件事情。在这里,麻姑相信孝道是神圣而高于一切的,她利用老湾人对孝道认同的民间价值观,不但使老湾人无言以对,更使得他们精神上受到了一次洗礼。

第二位外乡女人田香,是章义的老婆。与章义的懦弱不同,田香一直在维护着章义在章春面前父亲的尊严。第三位女性是蒲月。她从红湾改嫁给老湾的章得,即使章得当面杀死了她的丈夫,但她为了不让孩子复仇还是嫁给了章得。

这几个女人,与老湾人格格不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小说中都是“善”的化身,被安排成了某

种拯救老湾的力量。但她们都失败了,她们的宽厚、仁爱没有能够改变老湾人的顽固、愚昧、褊狭、猥琐和残忍。小说中章大潜意识里要杀死弟弟,章顺则试图用二十块钱买通章一回,要他杀死自己的老婆麻姑。

小说中还有两位老人,是能够洞悉村庄秘密的智者。一位是老湾的常贵爹,另一位是红湾的陈天满大爹。常贵爹是正义、公理的化身,陈天满大叔充满智慧。但是最终常贵爹却抵挡不住魔鬼的诱惑,成了杀人凶手。而陈天满大叔则因泄露杀死樟树的天机,在自责和恐惧中死去。小说中代表了民间公认的正义力量常常败给了邪恶的力量,揭示的或许正是中国乡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吧。

小说对于老湾人,更多的是批判和审视。老湾人虽然不在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在身体上是侏儒,但大都成了精神上的侏儒。这是一群失去了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的人,他们嘲笑麻姑的千家洞是天府夜谭、痴人说梦,只知道仇恨、杀戮和冷漠,显示在读者面前的,更多的是人性“恶”的一面。章一回就是老湾“恶”的力量的总代表,章一回虽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老湾人,但是他控制了整个老湾。老湾人乐于受制于他,关键并不在于他的狡诈残暴和虚张声势,更主要的老湾人的精神世界与他是一拍即合的,章一回只不过恰好做了一回老湾人的领袖而已。

《乡村秘史》作为一部叙写历史的小说,追求并不是历史记录的准确性或完整性,而在于对中国乡村甚至整个中国的审视和反思。正如陈思和所言:

“某种意义上说,新历史小说讲的不是历史,作家不过是在一个非现实的语境里有所寄托而已。”^[5]这部小说,其实表达的是作者对于历史的思考和感悟。民间视角的介入,丰富了小说的主题蕴含,使这部小说的历史书写显示了与官方正史不同的价值。无独有偶,比《乡村秘史》出版时间稍晚的长篇小说《古炉》(贾平凹著),在题材上与《村庄秘史》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在写作上又各有特点。如果把《乡村秘史》与《古炉》做一个对照阅读,相信读者从中可以见出他们的差异或者特色。比如前者常见南方民间的灵异神秘,后者多写北方乡村的传统道德(信仰、价值观),这或者是作家个性不同的具体表现吧。对《乡村秘史》和《古炉》这一类历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应该是相当有价值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曹文轩. 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65.
- [2] 段平山. 乡村秘史:别样的乡村叙事[EB/OL]. [2011-01-10]. <http://finance.sina.com.cn/leadership/mroll/20110110/17419229659.shtml>.
- [3] 黄永林. 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66.
-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1985:65.
- [5] 陈思和. 陈思和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39.

责任编辑:黄声波